



山地电影

李成

我小时候看的电影,主要是露天电影。最初是在我家附近几个村子,每年总要看那么几场,后来却几乎难得再放,幸好这时听说西边的山里有个红星大队(属于另外一个公社),可能是经济条件比较好吧,不时会放电影给社员们看。我们就开辟“第二战场”。

红星大队放电影似乎就固定在一个村庄里,它离我们村直线距离大约六七里,但走起来恐怕就得八九里了。我白天从没去过那里,所以也不知道那个村子的全貌。放电影的场地就在村落中间的一个山包上。银幕则张挂在山包下面,竖得很高,人们就坐在山包上看。山包也就是个缓坡,与城里电影院那阶梯式剧场好有一比。除了本村人带有板凳、马扎,大家都席地而坐,有的坐在草丛上,有的可能就坐在土坎上;有次我去得晚了,只见山包上早已坐满了人,我只得站在银幕背后去看,好像也没感到有什么异常。好在放的电影都不错,战争片居多,而这正是我们所喜欢的。

我不记得第一次是在什么情况下去的,说不定一开始听说这里放电影,心里还有些踌躇,因为其时自己不过八九岁,没有去过那么远的地方,何况是夜晚是山地。但实在抵挡不了电影的诱惑,何况有人在进山打柴时到过那里,认得路,于是我便与几个伙伴相约结伴前往。离开本村,向西疾行,穿过小树林,穿过田野,经过几个村庄,跨过一条河流,沿着山径继续往前跑,地势越来越高,山岭在两边起伏,还有黑魆魆的松林,嗖嗖的风声与浩荡的林涛,绕过梯田、池塘,再沿着崖边的一片河滩一直向前,拐弯,又看到逶迤的群山,而抬头就见小山坡上的村落,领路的人便说到了,我的一颗悬着的心便安然落地。果然看见那个山包,上面已经密密地坐着人,而一张被风鼓荡的白色银幕上,已经有电影的投影,影片已经开始了,我们赶紧找个地方坐下来,这间隙偶或引领四望,对远山背影下这么一个陌生的村庄感觉有几分新奇。

我不下15次跑到这个地方来看电影,跨度是从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到1980年,前后四五年。在那贫穷的年代,在没有什么文化生活的乡村,尤其是在我

的少年成长期,有这么一个地方可以不时看看电影,真的让人心里感到快乐、温馨。每次看过后,都很激动甚至感觉热血沸腾。散场后,走在回家的路上,还与同伴有议论,如果理解不同,还会有争论。

看完回家时,一般总要寻找同来的伙伴一道走,偶或也单独跟着人群跑,不时会碰见其他村庄的同学,“异地相逢”格外高兴。队伍就进一步扩大,每个人都大步流星地走,大家有说有笑,也很热闹。但走着走着,队伍又忽然变小,因为人群分流了。特别是到了那口山塘边,就分成两股,另一股绕到别的山头了,偶或还相互呼唤,应答,兴致高的还要吼两嗓子,仿佛传达出一种依依不舍。我平时不唱,这时候也扯着喉咙叫两声,但一曲未了,却发现路上只剩下我们本村的几个人了。我的心中多少有些紧张,那朦胧的夜色,那黑黝黝的山影,那天上的阴云,那一棵棵高大威猛的树,给这个夜晚带来几分神秘,我们虽不害怕,但心里多少也有些敬畏。山重水复,好在同伴对路径熟悉,走到河边,山野与山上的树朝身后迤迤而去,呈现在面前的是开阔的平畴沃野,地势逐渐降低,一过河,我们就摆脱了山的纠缠,如蛟龙入海一般,可以径直溜回家。

这里放电影一般都是同时放两部,而且在另外一个地方也同时放映,只是次序大约正好相反,所以看见每放完一盘片子,放映员就迅速倒片,将其装盒,交给跑片的人骑摩托车赶去另一个片场,只是那是哪里,我从来就没有弄清楚。有时出了故障,片子迟迟没有送到,我们只能坐在那里干等,往往是到快要绝望的时候,那片子匆匆赶来。如果赶上天气不好,我们看到天上阴云在飘移,不由非常担心,好在真下大雨的情况不多,大约事先就听过天气预报。记得只有一两次在看电影时遇到下雨,闪闪的雨点落下来,被灯光照着,像昆虫在飞。坚持着把电影看完后,当然是一路狂奔回家,倒也没怎么淋着,只记得那幽暗的天空上一团团黑云也在运动,仿佛要追赶我们。但我们一路飞奔,还是安然无恙到了家。

我曾鼓动村里的几位堂姐一起去看电影。她

们比我大几岁,早已参加生产劳动,但还待字闺中或尚未出阁,平时除了劳动就深居简出,没有什么社交和娱乐,我就向她们宣传电影好看,还让她们去邻村邀请好姐妹们一道去欣赏,竟然鼓动成功。有一次,我还和本村一位姐姐到邻村一位大姐家等待她把家务事做完,又等她们收拾好妆容,让性急的我在门外搔首踟躇,急得不行。其实,连我的父亲也随我们去看一两次电影。那应该是我小学二年级时,因为马上就上三年级将会有作文课了,我对作文既期待又有畏惧,所以当我和父亲走在人群当中,还不自觉地与他说了此事,好像表示了一下自己的决心,父亲也说了几句鼓励的话,大约也是为看电影(增长知识)找个理由吧。

到了初二初三,我就再也没有去过这山里看电影了。不过,在山地看电影,我在上大学以后到皖南山区遇到过一次。那是在绩溪。电影是在一所小学里放的,银幕就张挂在教室外的墙壁上。在来的路上,快到学校门口时,我看到一幅奇异壮观的景象:在远处的各个山冈通往小学的一条条山径上,一条条由火把组成的队伍,从高处,从低处,从水边,从林中向这里移动,看上去就像一条条长长的游龙在盘绕,在飞行……这是我从未见过的,颇觉震撼,也很感动,真的是一辈子难忘。

雪韵三章

张武扬

初雪偶成

裂尽冻云惊堕屑,晓来天地静无尘。
琼枝擎雪疏林瘦,玉树寒烟广野新。
清赏高吟三径外,别裁妙句曲江滨。
凭栏不觉衣衿冷,梅蕊初含欲报春。

雪霁晨光

天地恍惊皴画纸,冰封冻合孰能期。
九重屑玉乡关寄,六出飞花岁月移。
雾锁踟蹰浑扑朔,云迷缥缈正迷离。
寒芳乍破春光早,料峭风前发几枝。

雪后吟梅

境幻迷离探唐宋,霏英一任慕岑参。
冰凌竹挂寒芒映,珠蕊松凝晓色临。
玉骨芳姿天籁赏,疏香清韵梦魂吟。
东君已遣琼瑶使,壮我襟怀绮看今。

注:岑参:唐朝诗人,其名句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。

庐州初雪

王家富

昨日庐州暖似春,
北风不冷却怡人。
骤生朔气摧疏柳,
漫卷琼英覆软尘。

淝水桥冰垂素练,
蜀山梅萼绽香鳞。
妆成玉境浑然色,
身在画中吟此晨。

红色新脚印

潘艺

冬日暖阳融融,晒得人浑身舒展惬意。怀揣着一份崇敬,我们再次踏入潜山市五庙乡——这片镌刻着诸多红色故事的热土。路边泥土与枯草的气息交织,恰似长辈低语时,衣襟带过的那股烟火味,裹着一段段说不尽的往昔。走着走着,心里忽然冒出一句话来:我们踩过的路,或许正是当年革命者走过的,只是脚印换了模样,土地的心跳没变。

如今,我们的鞋子是轻便的运动鞋、皮鞋,而他们当年,是磨破了底的布鞋,是草鞋,甚至光着脚。可你蹲下来,摸一摸这土地,凉丝丝的,却又透着股韧劲,和当年一点没变。就像时光只是轻轻掸了掸灰尘,土地的心跳,依旧和那些热血的岁月紧紧连着。

五庙乡的苍翠群山之间,黛瓦白墙的建筑群静静矗立——潜山市红色文化研学传承中心已正式启用!暖阳倾洒在形似羽翼的屋顶上,屋脊线条舒展,仿佛振翅欲飞。这个中心的启动,标志着这片热土在深挖红色资源的根与魂、推动农文旅体商携手并进、助力乡村振兴的道路上,稳稳地踏出了一大步。

踏入红色文化研学传承中心,脚步不自觉地放轻。智慧接待中心的电子屏流转着红色地图,身旁文创里的五庙党小组旧址图案,与迷你姜田模型相映,数字化的便捷里藏着“开轩面场圃,把酒话桑麻”的质朴乡愁。乡土文化研学馆展柜中的粗糙竹编静静陈列,恍见革命年代的农民党员,挎着竹篮在田间隐秘传递情报。姜摊、茶楼的复原场景前,粗陶茶壶泛着旧光。

一进农产品厅,满眼都是五庙乡的好东西,像年货赶集。原生区的天柱剑毫、瓜蒌籽透着鲜亮,深加工

区的姜茶、瓜蒌酒勾着馋虫,墙面上的种植照片标注着产地,“星火姜传”礼盒里的红色故事卡片,把乡土滋味与红色记忆紧紧连在一起。非遗教室里满是烟火气,课桌上摆着弹腔乐谱架、皮影刻刀,墙上挂着弹腔剧照、皮影挂件,角落的展示架摆着传承人作品,多媒体设备还能放教学视频,学手艺特别方便。

孩子们在户外基地的拓展器材上奔跑,笑声与远处茶园的风声交织,年轻的脚印落在草地上,像种子落在红土里。红色不是挂在墙上的文字,是农人的汗、孩子的笑、旧物的温度——这才是传承该有的模样。

弯弯曲曲的柏油路像根被岁月拉长的绳,一头系着红色文化研学传承中心,一头牵向不远处的安庆地区第一个农村党组织——五庙党小组旧址。路上的脚步轻轻,却踏出跨越时空的回响。旧址的木门虚掩着,缝隙里漏进些微天光,像极了故人翘首,等谁轻轻推门。风从虚掩的木门穿入,又掠过羽翼屋顶。忽然懂得,旧址是根,深深扎进红土;传承中心是枝,伸展着新生。

红土在脚下簌簌作响,是离别的絮语。风过处,脚印便会渐渐平复,像从未有人踏过,但泥土里的温度,会留在每一个来过的人心里。嚼一口带回的生姜,辛辣直冲鼻腔,而后是绵长的香。这红土地结出的果实最是实在。所谓传承,原不是要循着旧脚印重走一遍,而是踩着同一片红土,走出当下的振兴路。

夜色漫上来,大山深处的传承中心亮起灯,华光映照红土地,璀璨夺目,藏着生生不息的力量。